

L U K A Z U

# 绿卡族

毕沁诺 著

PASSPORT



*United States  
of America*

我在美国的留学生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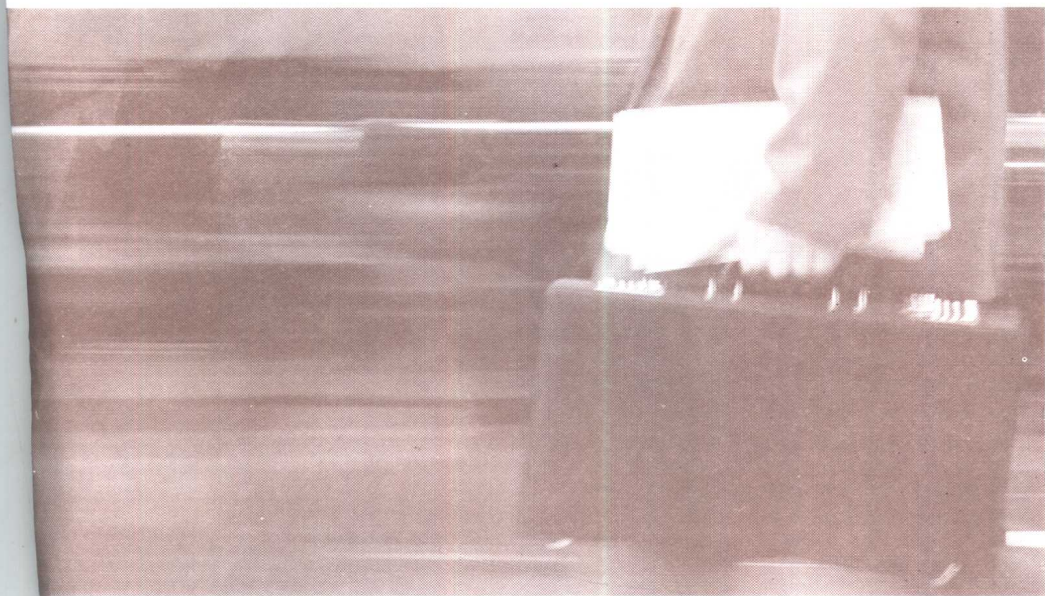
学林出版社

WO ZAI MEI GUO DE LIU XUE SHENG YAI

# 绿卡族

我在美国的留学生涯

毕汝谐 著



学林出版社

##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绿卡族:我在美国的留学生涯/毕汝谐著. —上海:  
学林出版社, 2000.12

ISBN 7-80668-007-1

I. 绿… II. 毕… III. 纪实文学 - 中国 - 现代  
IV. I2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0)第 59524 号

## 绿卡族

——我在美国的留学生涯



作 者——毕汝谐

责任编辑——乐惟清

特约编辑——盛晓玲

封面设计——早早工作室

出 版——学林出版社(上海钦州南路 81 号 3 楼)

电话: 64515005 传真: 64515005

发 行——新华书店上海发行所

学林图书发行部(文庙路 120 号)

电话: 63779027 传真: 63768540

印 刷——上海师范大学印刷厂

开 本——850×1168 1/32

印 张——15.25

字 数——528 千

版 次——2000 年 12 月第 1 版

2001 年 1 月第 2 次印刷

印 数——5,501—10,500 册

书 号——ISBN 7-80668-007-1/I·1

定 价——26.80 元

## **献给**

我的等盼已久的、渴望与之共创新生活的、未知的妻子(踏破铁靴、寻遍世界，也要找到你……)



我的 partner(生意搭档)龙丹飞赴芝加哥,一连几天没有消息。我快快不乐,索性不出家门。

黎巴嫩大诗人纪伯伦说:“你的房屋是你较大的躯壳。”

我的哥特式楼房就是我的较大的躯壳。我称其为“哥特式孤堡”。在欧洲,哥特式建筑自 12 世纪后开始走下坡路,然而,在美利坚这个年轻的国家,却又获得了新的生命。

这是一幢三层、五卧室、大小十多个房间的哥特式独立砖楼,地处纽约皇后区北法拉盛。这里是美国人所谓的两段票价地区。也就是说,是距地铁站还要搭一段公共汽车才能抵达的地方。纽约的低收入者,大都沿地铁线居住,图的是打工方便。

北法拉盛给初来者留下乡村俱乐部的美好印象。这里大道如洗,楼宅似画。我的左邻右舍都是宏伟轩敞的宅邸,户主多是律师、医生、会计师——美国主流社会的体面人物。而我则是白手起家的成功者。我来美国时,身上只有区区六十美元。

在纽约,房子和汽车不仅仅是住所和交通工具,还是身份的象征。我的哥特式孤堡和有动力座位、调频录音机和空调设备的凯迪拉克房车,标志着我已跻身于中产阶层上层。

孤堡虽然是纽约的一部分,但是,在心理上,我却强烈而主观地认为它是一块五千平方米的飞地,一个不标示于任何地图上的“李舫王国”。回到嵌着形状划一的大理石的孤堡,我可以获得套中人的安全感。

它是我与纽约相抗衡的堡垒。

几天来,我怀着“等待戈多”的心理,等待龙丹的电话。我明明是在企盼着什么,却又害怕真正得到什么。

……差不多一个月前,龙丹邀我在曼哈顿中城“又一村”共进午餐。那里虽是中餐馆,却遵照法式大菜的繁文缛节,刀、叉、勺款式不胜其多,侍者多

为洋人。每道菜相隔有间，便于交谈。

龙丹阔额大眼、白面长身。他幼年时拍摄过不止一部“文革”说教故事影片，是电影界小有名气的童星。及至长成，相貌出众，倜傥风流，加之他的衣装饰追求时髦，容不得一丝半毫苟且，因而所到之处，颇引异性青睐。

龙丹与老牌电影明星赵丹同名，面貌上也多相似之处。他们都有阔豁的额角，精致、俊逸的五官以及孩子般的纯真。老丹拥有V字形的身段——结实、宽阔的肩臂，渐渐向腰部收窄。这样的体形，最能吸引新潮女性的注目。

我俩都出身于具有特殊背景的教授家庭。

我俩都酷爱美食与美色。

龙丹秀雅的外表之下，有一颗永远骚动的心。我也是。

我不满足现已有之一切，我无法得到不曾拥有的一切。

我着意把头发烫成波浪型，高高的，以期从外观上缩小与龙丹的年龄差距。我大他整整八岁。

我俩怡然自得地饮着椰子奶汁，却是各有心病，并不轻松。前不久，我们各自损失了一笔不大不小的款子。他买的几种名不见经传的股票都蚀了本，一进一出两万美元不见了。而我更为糟糕：稀里糊涂地买下一幅石涛赝品。那是一幅在香港、东南亚一带文物字画界早已臭不可闻的著名赝品，圈内人士喊杀喊打，骂不绝口，不知怎地却瞒过了我的老友、加州大学柏克莱分校艺术史博士田烨的明辨秋毫的法眼。我不仅平白赔掉一万多美元，还弄得自己成为生意圈内的笑柄。

“老舫，胜败乃兵家常事。过去的事情不提也罢。我找到了一条财路！”龙丹韶秀不俗的眼里放出异彩。

“是吗，讲讲看，老丹。”我一向觉得这里的北京鸭味道不正，却还是叉了一块脆皮，慢慢品嚼。

我称呼他为“老丹”，仅仅是企图从称谓上缩小彼此的年龄差距。

原来，他所在的泛美广告公司新近添置了一台制作ID（身份）卡的仪器，甚为精密。老丹灵机一动，加上他原本就是泼天大胆，竟然萌生异念，打算伪造——美国绿卡！

几乎每隔数日，老丹那狂热的头脑里，都会产生一些新的发财计划，正路、偏门各居一半：制三色冰淇淋、贩卖珍奇热带鱼、编印中国出口商品及厂商目录、大规模围歼彩票、设空头咨询公司……经过筛选后，所剩无几。他甚至一度打算去冒险走私放射性元素，目前铯、锶和钴等最受欧洲买家欢迎，可以带来天文数字的丰厚利润，因而出现大批铤而走险之徒。这是个疯狂的

计划，想法尚未成形，便由于人事方面的原因而难以为继。

前苏联崩解后，他又灵机一动地想到猛犸古象牙。这种长毛象至少在一万年前就已经绝种了。老丹一头扎进图书馆，遍查相关资料之后，内行地指出：根据1989年濒临绝种动物的国际贸易公约（CITES，即华盛顿公约），禁止各国进口象牙，但是这个公约仅仅适用于尚存的野象的牙齿，并不包括早已绝种的猛犸古象的牙齿在内。这是个空子。在俄罗斯马加丹州，每年发现一百二十吨左右猛犸古象牙齿。

前不久，他专门去了一趟俄罗斯，探路观风。据西伯利亚当地居民说，由于地球的气候变暖，挖掘猛犸古象牙比较容易了。一只标准的猛犸古象牙重约四十公斤（八十八磅）。俄罗斯有些地方社会秩序混乱，甚至有可能混水摸鱼地弄到犀牛角。犀牛角的市价高达每磅三万美元。可是，美国法律禁止非法买卖犀牛角及虎骨。检方依照《渔民保护法》的“培利修正案”对违法者提出指控……

在纽约商场上，投资者和投机者比比皆是。没有前者，则公司没有足够资本，成长及扩展受到限制；没有后者，新公司无法诞生，旧公司亦没有活力。资本主义社会需要这样两种人。我在投资方面稳扎稳打，不走险棋；而老丹赚钱的手段不拘一格，投机性强。我俩在商场上配合默契，互为犄角。

我当然知道，伪造绿卡是一项本微利厚的黑生意。在加尔各答、开罗、墨西哥城、马尼拉等等第三世界的大都市，美国的假绿卡、死亡者的绿卡，几乎是在市场上公开叫卖的一种特殊商品。假绿卡用途广阔：外售香港地区及泰国、南美等地，可用于协助偷渡客闯过美国海关；内销美国境内的非法居民，可以囫圇获得打工机会。目前，在纽约已有印度人、墨西哥人、多米尼加人从事这个违法的勾当，如果我俩毅然下海，将是华裔第一家。

伪造证件，至少有复印、影印、凹凸版、手绘、拓印、刻版制作、涂改变造等许多手段。伪造证件的印刷厂，小到夫妻经营的家庭式手工作坊，大到国际化连锁企业。前者印制粗劣，后者几可乱真。因此，假绿卡的黑市价格从一百美元到上万美元不等……

还有一些美籍华人在中国内地出售自己的护照，每本售价逾一万美元，然后向美国领事馆报失。购者换贴自己的照片，冒名顶替混入美国。当然，这是小打小闹。

目前，亚裔帮派的犯罪活动主要计有：走私贩毒、洗黑钱、商业欺诈、偷运人蛇、打家劫舍、伪造信用卡等等。

假绿卡正是偷运人蛇的一张王牌。

老丹在曼哈顿中城的泛美广告公司有份广告设计师的工作，又与我合开“Double S”公司，兼任牛尾和鸡首两重身份。他是典型的“雅皮”，汽车女友经常换新，旦旦而伐，乐此不疲。老丹能讲一口漂亮的、有高度修养的美式英语。由于长期任职于美国公司，他说话总爱夹些英文单词和短句。老丹在纽约广告界的第一份工作，年薪只有两万五千美元（税后月入一千四百），仅够糊口。但是，他与我合营公司，联手经商，大有所获。同时，他连续搞了几个面向亚裔市场的广告设计，声名鹊起。几年来，老丹在纽约广告界多次跳槽，工资节节攀升至年薪五万余美元。虽然税后每月仅三千美元，这毕竟意味着他打入了美国主流社会……

我环顾左右，冷笑一声：“这可是名副其实的 Conspiracy（阴谋）！”

老丹傲慢地掷双拳在空中一碰：“这当然是个 Conspiracy！你害怕了？！你是男人不是？！你是北京玩主不是？！……”

这个大胆的想法虽好，却不具可操作性。

我含笑把鲑鱼沙拉推到他面前。

“人生者，时也，运也，命也。”老丹用有些矫情的深邃语调说。“香港那些大富豪，利用黄（色情酒吧、夜总会）、赌（外围狗、马）、毒（白面、海洛因）起家的大有人在。”

“No way（没门）！”我顺嘴道，“这里面有好多技术性问题，根本没法解决，而且风险太大，安全系数太小。”

“呵，走着瞧吧。”老丹不服地道，“佛州佬。”

这个绰号有来历。

……我在童年时代曾翻来覆去地做过这样一个美国梦：我以侧泳姿势（这是我拿手的）横渡大洋，在美国佛罗里达州平安登陆。

那时节，“要古巴，不要美国佬”的怒吼声席卷中国大地，所有新华书店都出售大幅古巴地图，我因而连带地得悉与古巴仅隔九十英里的佛罗里达半岛。

二十几年后，梦想成真。我作为佛罗里达大学的访问学者飞赴美国。

老丹最终还是拂逆了我的意见。他相继购置了电热过胶机、老虎钳台、塑料胶片等等，不露声色却又是紧锣密鼓地张罗着。

麦克佩斯式的妄念，从那时开始袭扰在我的心头。

“绿卡”是更好更快的赚钱（弄钱、搞钱、捞钱……）方法吗？偏门，果真走得通吗？

我何尝不期望他一举成功？同时，却又怀有深深的、如临虎口的恐惧。

这事后来像断了线的风筝，没有下文了。

然而，老丹去芝加哥以前，却又趾高气扬地向我竖起三个指头：“三天，三天之内听捷报！”弄得我如同腾云驾雾，晕晕乎乎……

我之所以活得逍遥自在，是因为身后有一家同仁公司“Double S Inc.”和一位情同手足的搭档——老丹。

寝室里高挂着我俩的巨幅彩色照片，摄于法拉盛凯辛娜公园湖畔。我凝视着它，不免浮起会心的微笑：造物主竟也有重复其妙手杰作的雅兴。

有了金钱，就会特别敏感地使你感到缺少很多东西，譬如爱情。

在我俩的照片旁边，还有另外一张照片——我的负心恋人宁慧。朴素的黑白照片，近乎一幅铅笔素描。宁慧是弃我而去的第一人，却依然留在我的生活之中。安居北京的宁慧，在我的纽约生活里扮演重要角色。

我常常怀念与宁慧相处的情趣，以及她所带来的恬静柔美的氛围。时间把旧日的情形诗化了。

对于我俩，性事就像嚼口香糖，爱情却是铁树开花。

终于，我接到一个电话，未及开口，对方（一个女中音）一气说出：“这里是万金金融投资公司，鄙姓伊。如果您有兴趣，我想向您介绍本公司的新的投资计划……”

万金金融投资公司是法拉盛地区最大的华资期货证券公司，两个月之前开张。其开幕酒会奢华得令人生疑：酒池肉林，还赠送来宾许多物美价廉的小礼品。

我觉得这个声音很熟，便冒问一句：“你是伊静小姐吗？我是李舫。”

那边格格地笑起来。伊静是我阔别多年的旧日情人。

伊静和我都是对方第一个实质意义上的情人。万事开头难。我们相恋时才十七岁，浑浑噩噩，什么也不懂。我们艰难而痛苦地逾越雷池，全无快乐可言。

……

“一晃，我四十岁了。”重逢旧友的喜悦过去后，我黯然地道。“我对于崔健那苍郁沙哑的歌喉无动于衷，听到小提琴协奏曲《梁祝》时却伤感不已。这鲜明无误地说明，我已经不年轻了……”

四十岁，不尴不尬的年纪。重新安排生活道路已然太迟，而无所事事、颐养天年却又为时尚早。

四十岁，理当不惑，我立于人生的门坎上，却是满腔困惑、举目茫然。

伊静沉稳地笑说：“我也是四十岁。”

“一位美国教授曾经告诉我，他在四十岁生日时收到许多礼物，计有：老花眼镜、染发剂、消除鱼尾纹乳液、假牙清洁剂，以及供夫妇使用的润滑油……反正，人生之秋开始了。”我有气无力地说。

“李舫，我也有同感：四十岁生日那天，我把自己锁在房间里大哭一场。我早已失去了少年时代那股干劲，甚至有一种宿命的无奈感。不过，话说回来，也许就是因为这份无奈，才能心安理得地享受自己的平淡生活。”伊静在电话里把声音压得低而又低。

我和伊静都小心翼翼地回避一件往事：当年，我们曾在北京八大处与香山交界处的一口枯井里做爱。

我们都装作将这事忘得干干净净。

“好啦，伊静。过几天请你吃饭，听听万金公司的投资计划。”

这时候，我的从小玩到大的老朋友仇亚明打来电话：“老舫，有个《亚美研究》月刊，新近成立，他们缺一个编辑主任，你去不去？”

仇亚明是个大我几岁的青脸汉子，貌不惊人，却是文武双全。

老仇原是西雅图一所大学的天体力学博士生。他已经通过了被留学生视为鬼门关一般的 qualification test（资格考试），却自动退学了。原来，他发现自己那来自共产国家的背景，注定在尖端科技领域里无法大展鸿图，况且年纪一大把，懒得啃书本了，就跑到纽约寻找出路。老仇通过一系列严格考核后取得执照，每周在纽约市教育局上两个半天的班。这份白领工作固然能够在人前遮挡颜面，却远远不足以糊口。他还得靠机场接送、搬家服务等维持生计。

此刻，我无心与之交谈：“不必讲了。现在，十四万年薪——纽约市长丁勤时的年薪——以下的工作，我听都不要听，免开尊口。”

老仇怪声叫道：“十四万？我看，只能是你发十四万薪水给人家吧！”

我冷笑道：“那就对了。我情愿当一名大坐家——坐在家里一辈子！”

心里有病，因此，除了冷笑，我很难发出别种笑声。

我的客厅采用冷色调，淡蓝色。客厅里挂着不拘一格的泼墨大字“濠濮涧”，是我敦请一位穷困潦倒的天才画家吉平题写的，寓意这幢哥特式孤堡乃是大城纽约的一个幽静角落，犹如濠濮涧之于北海公园。

餐厅里，有张可供一打佳宾同时进食的长餐桌，却只有我一人据案随意。

我喜爱清淡、美味的饮食，餐具和用餐气氛也很讲究。至于服装，我喜欢穿自然纤维，如丝、棉、麻类的衣服。

中午，那位貌似前总统卡特的老年邮差，定时推着帆布小车从门前经过。没有什么重要的信件。

电话不断，却都不是老丹的。“老舫，我对不起你呀，看石涛看走了眼！……”

这是田烨博士。他拥有一个值得骄傲的绰号：田员外。

他的似乎还没有完成变声过程的声音又尖又细，酷似半童音。

我虽然心中不悦，却还是很大度地道：“胜败兵家事不期。”此句来自杜牧诗《题乌江亭》。

这位田员外也是我少年时代的朋友，是1979年中美建交后的首批中国内地留学生。十几年来，他学业事业两不误，依赖地产业和古玩字画生意发迹，如今已然是席丰履厚、脾睨常人。他的本名田烨几乎被社交界遗忘了，而田员外这一绰号无人不晓。

田员外长得神清气朗、一表人才，只可惜自幼生活在六个姐妹之中，沾染了一身洗不去的脂粉气。

他随即转了话题，邀我去山王饭店用餐。我懒得出门，托事婉谢。于是，他兴致勃勃地大谈其最近的欧洲之行，只花了不多的钱，便买到几件颇有收藏价值的油画。

欧洲各国拥有悠久历史文化背景。有许多世袭家族大量收藏艺术品，一家之长逝世以后，若无法定继承人，财产由法院判定充公并且择期拍卖，其中不乏稀有的家具、油画或者室内装饰品。

“美国佬虽然有钱，在欧洲人眼里却像个暴富的表兄弟，历史短，没文化。”田员外笑道。

“美国历史太短，就连小说家爱伦·坡生前住过的一幢房子，才一百来年，也被纽约市政府当成古迹保留下来。”我说。

田员外欣喜地说：“告诉你一个好消息：今年10月份，北京有个文物拍卖会。中国文物保护法规定，1795年之前的古物一律不准出境。但是1992年北京国际拍卖会，由国家文物局批准，首次正式拍卖文物。”

我心里默默品嚼着一个非分之念：有了“绿卡”，我俩将是这次盛会的大热门。

通常，我每天的生活由龙丹问候早安的电话开始：“Good morning, how are you feeling(早安，你感觉如何)?”

而我总是睁开惺忪的睡眼，懒洋洋地回答：“Nothing special, just so so.”(没特别事情，一般。)然后就天南地北地聊上几句。老丹结婚之前是这

样，婚后也是如此。

老丹没有用早餐的习惯。他利用去泛美广告公司上班之前的时间打来电话，畅所欲言。

起床后的第一杯茶，于我至关重要。我贮有十多种中国茶叶，红茶有滇江、湖红、乌龙、普洱，绿茶分碧螺春、龙井，还有多种茉莉花茶。

热茶里必得添加一撮鲜红饱满的宁夏枸杞子。至于选用何种茶叶，完全取决于早晨的心情。雷打不动的是那一撮枸杞子。

每天晚间，龙丹又会打电话来问候“晚安”，双方便通报一下各自的情况。

我俩就这样打发日子。

久而久之，我俩因彼此相知而使得友谊进入非常微妙、旁人难以插足的地步，以致他的夫人高兰有一回对我说：“龙丹与你较近，离我较远。”

.....

又一个电话，是“Double S”公司的女秘书史蒂。她说苏士比拍卖场推出莫奈的《翁弗勒渔港》，是日本发明家石冢元安的收藏品，价值美金 800 万至 1000 万之间。

苏士比(Sotheby's)和佳士得(Christie's)系纽约最有权权威的艺术品交易所。

世界性经济衰退，使得艺术品市场严重萎缩，连素来趾高气扬、不可一世的日本收藏家，也纷纷将手中的名画交给银行作为附属担保物，等到市场价格上扬后再脱手。

田员外估计，艺术品市场要到 21 世纪方能恢复 1989、1990 年的盛况。

另择生财之路是必要的。我心里牵挂着老丹的“绿卡”，甚至急不可耐地将之命名为“1992 战役”。

史蒂算不上是出色的女秘书，那种人要有几种语言能力，打报告、出资料、发电传快如疾风，还要巧妙地周旋于各种各样的男女客户之间。而史蒂比较任性，与老丹的暧昧关系又使她无意中带出老板娘的专横，有些事情擅自作主，我也不便讲她。有一次，我竟在办公室的公文柜里，发现了史蒂的无肩带蕾丝胸罩，甚是晦气。从此，若非十分必要，我从不去公司。

在家上班，只购置打字机、电脑、传真机与影印机等必备工具，再加上大书桌、档案柜，便构成一个明亮、豁敞、整齐的工作环境。

“史蒂，老丹从芝加哥给你打过电话吗？”

“没有。”

“哦。”

沙莎打来电话。她是我目前的情人。

沙莎是哥大医学院的博士候选人。她原来在康奈尔医学院，因与指导教授发生龃龉，转到哥大。博士资格考试她早已通过，博士帽却还是可望不可即。沙莎在北京是某医学院的组织胚胎学讲师，丈夫是北京一家医院的主治医师。她有个年方五岁的宝贝儿子，入托在著名的北海幼儿园。

沙莎这是第二次来美国。七八年前，沙莎考中公费留美，攻读硕士。她熬了两年，入住 host family（愿意协助外国学生的美国家庭），一切电话、party、郊游，全部回绝，连学校礼堂的电影都不看。她通过了大小考试，为了写作长达一百余页的毕业论文，守着电脑一改再改，人瘦了一圈儿，才算把美国常春藤名校的文凭拿到手……

“有件事情，”沙莎吞吞吐吐地道，“这个月我的例假一直没来，我担心……”

我脸上热了一下，徐徐地吁出一口长气：“再等等看，不会有问题的……”

沙莎快快地道：“我想去唐人街的私人诊所检查一下……你能陪我去吗？”

“哦。”我心里有几分不踏实，却又有几分喜悦。

“我的 partner（合伙人）去了芝加哥，这几天我没心思出门。”

两个女童子军——一黑一白——上门推销饼干，说明是为无家可归的穷苦人筹集善款。我定睛看着她们期待的神色，不忍拒绝，便放下十块钱。

谢天谢地，我终于等到了老丹的电话。

“老舫，你的心情怎么样？”他像平常那样关切地问。

我沉吟着，一下子难以择词：我不能说“很好”——昨夜做了个坟地碰鬼的噩梦，额角有点胀痛；也不想说“糟糕”——纽约4月的晴日，蓝天如此迷人；更不打算折衷主义地说什么“一般”、“马马虎虎”之类……

他替我作了回答：“难以形容？是不是？”

我暗示道：“刚才我瞄了一眼电视，正在进行民意测验：‘早晨发生什么事情使您心情不好？’答案多种多样：早晨睡过了头、弄湿了睡衣，甚至是看到电视上的布什总统……如果是我，你猜猜，会说什么？”

老丹肯定地说：“这两天一直没接到我的电话。”

我舒眉大笑。这笑声是夸张和渲染性的。

相见以诚的莫逆之交，经得起意外事件的考验。

……某日，老丹略略不安地道：“你说把三千块钱转入我在冠东银行的账号，那上面并没有啊。”

我厉声道：“你相信谁——我，还是银行？”

我看见了老丹那一字眉下的笑眼。“当然相信你，老舫。”

原来是银行的电脑系统出了故障。

……

他说下午飞回纽约，邀我晚上在老地方见面。

老丹：“我在芝加哥忙得四脚朝天，没顾上给你打电话。Sorry(抱歉)！How are you doing these days(你这两天怎么样)？”

我平稳地说：“Nothing special, just as usual(没什么怎么样，还那样呀).”

老丹很是关心：“Is that right? How did you spend your days?(是吗?这两天，都是怎么过来的)？”

我装作有些不耐烦：“Nothing special, just so so(没什么特别的，凑合着).”

老丹不厌其烦地问道：“How about Sunday(礼拜天呢)？”

我尽可能简洁地回答：“Stay at home(在家呆着).”

老丹得意非凡，调皮地用洋泾浜英语道：“The two paintings that my father gave to me. I took them to the dean of Eastern Asian Department of St. Johns University and checked it over carefully. You know, He said those two paintings altogether worth about, anyway, one worthes about \$ 70,000 dollars, and \$ 20,000 dollars for the other one. (我爸爸送我两幅画，我拿到圣约翰大学东亚系那个主任那里，仔细验过，他说两幅画差不多一幅在七万左右，一幅在两万左右，总值可以达八九万。)……”

我佯示冷淡，后语不接前言地说道：“It's been a long time you haven't treated me(你已经很长时间没有请我吃便饭了).”

今天，老丹总是叽哩呱啦地说英文，我几次用汉语拉不回他来，也只好随同他说下去。

我俩东一句西一句地说着无关紧要的闲话，双方心照不宣：戈多终于来了。

鸿运当头或者晦星照命，在此一举——

“绿卡”！

我俩——我和我的莫逆之交老丹，坐在联合国附近二十六层之上的

“Top of Tower”(塔顶)酒廊,借着暗淡的烛光,喁喁低语。

窗外的天色深蓝,是黄昏接近傍晚的那种偏黑的蓝色,楚楚苍苍。

我俩虽不善饮,却点了两杯用茴香酿造的法国珀诺德酒,并不受用。我用手心的热力捂出那股妙不可言的茴香味儿,他则投进冰块,侧耳辨听那嘶嘶作响的声音……那绿色的酒液赏心悦目,为即将降临的纽约之夜,增添了诱人的情趣。

我俩都有品茗、藏书之雅癖,而无烟酒嫖赌之恶习。

至于酒类,哪怕只是啤酒,我俩也仅是偶尔沾唇。

老丹肃目端凝,标准的英国绅士派头。在公共场所,他总是显得这样卓尔不群。

“老丹,你在芝加哥应该来个电话。我不放心。”

“太忙,没给你电话。”老丹说,声音里带出深深的歉意。

我俩的外貌都属于奶油小生型。(十八岁那年,有位电影导演竟对我说:你有一种女性美……万幸的是史无前例的“文革”风雷,为我俩的气质带来革命性的变化,迅速地将阴柔之美转化为阳刚之俊。)因而,我俩力图在为人处世方面带出男子气概。这里面至少应当包括男子汉的深度和力量,并争取成为社会上有头有脸的人物。

“芝加哥唐人街真干净,比纽约强得多了。”

“芝加哥唐人街那家‘六毛五餐厅’(奇怪的名字)还在不在? 1990年5月我和朋友在那里聚餐,印象深刻。”我漫声笑话,“你不在,我也没心情一个人去赏樱花。时机错过了。”

每年4月,我俩都要过河去新泽西州纽瓦克观赏樱花。一千余棵樱花树,蜿蜒排列,约有数英里。白色和淡粉色的樱花怒放,犹如落附于大地上的云霞……

我俩年年都不错过。

“不要紧。今年秋天,咱们一起去上州看枫叶,老舫。”

纽约上州秋高气爽,红枫耀目。

我俩说着闲话,谁都不肯率先触及实质性问题——“绿卡”。

凭窗远望,纽约即在我俩脚下。车灯组成了流动的银河,街灯俨然是星罗棋布的苍穹。

陀思妥耶夫斯基在《卡拉马佐夫兄弟》一书中写道:“如果上帝并不存在,无论什么事情都可能发生。”

纽约就是一个上帝并不存在、一切事情都可能发生的地方。

因揭示人类的生物性而名扬天下的英国动物学家墨利斯，在其代表作《裸猿》中写道：“这些密集的人群，实际上是极为复杂的一系列连锁和相互关联的群落。从原始时期以来，裸猿的变化是多么微小啊！”

这段话完全适用于美国人所称的 New Yorker(纽约客)。

纽约可爱又可怕，仿佛一切都是赤裸裸的，连一块遮羞布都不用，既令人向往，又让人恐惧。纽约是大熔炉，也是人种博物馆。一千多万纽约客包括了世界上大部分的族裔。半数以上的纽约客，并非在美国出生。公立学校里，白人已经成为少数。这个五光十色的世界第一大都市，还有“犯罪之都”的名号。凶杀、抢劫、毒品猖獗，还要再加上脏乱、污染、噪音这些大都市都免不了的毛病。但是，大多数纽约客还是喜欢纽约，离不开纽约。对于新移民来说，纽约是便于谋生的地方。同族裔聚居一处，一方面克服了语言不通的障碍，一方面也易于生存。

纽约有财富。列名“Fortune”(财富)杂志的五百家顶尖级公司，大部分将总部设在纽约。华尔街更是美国甚至全球的金融中心。

纽约有喉舌。《纽约时报》、《华尔街日报》、三大电视网，是美国新闻媒体的重量级机构，左右着美国舆论界。纽约还不乏深刻的哲学头脑。“New School”(新学院)是前卫哲学家的大本营，可与德国法兰克福学派相媲美。

纽约地区的三个国际机场，是横渡大西洋航线的集散地、各国移民入境的口岸。被美国人亲昵地唤作 Big Apple(大苹果)的纽约市，也是形形色色冒险家的乐园。

纽约出过许多名人，例如美国联邦宪法起草人之一汉密尔顿(他的头像印在十元美钞上面)、南北战争的名将格兰将军以及推行新政的罗斯福总统。

美国是个由移民组成的国家，以高加索人种最占优先。此刻，在“塔顶”酒廊这个收费昂贵、气氛高雅的所在，除了我俩之外，客人清一色都是“查利先生”(白种人的蔑称)。他们高视阔步，带有强烈的排他性。

排他性来源于自信，而美国人正是自信心极强的民族。这种自信心是历史因缘的产物，即所谓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

属于蒙古人种的华裔，在美国社会中的地位，一直介乎黑白之间。

纽约渐渐隐入夜幕。

一位衣着考究的小提琴演奏家开始表演独奏，那是布拉姆斯 G 大调小提琴奏鸣曲。他的演奏流畅、舒展，乐曲处理得当，起伏有序，层次分明。

老丹目光如炬——冒险犯难的激情在他心里燃烧。而我也仅仅是故作

冷静而已。

过去，许多生意都是在我俩俯仰之间、密谈之中决定的。

“拼死吃河豚！”老丹盯着我，别有深意地说道。他的“绿卡”终于搞成了。

我一时难以择词。有时候，老丹的眼光真厉害，就像是其父龙汶教授手中的解剖刀，径直开膛破腹，把你内心的东西暴露出来。如此，言语便是多余的了。

老丹是我几年前在枫叶街地下室的室友。我俩一见之下，便产生一种遇合感。

……“我视你为知己。”老丹感情地道。他身材颇长，仿佛一株可弯不可折的修竹。我望着他，有如听到教堂正午时分的钟鸣。

那时他刚刚结束学业，从费城来到纽约求职。由于发财之心过于迫切，他把打工攒下的辛苦钱投入一家空头服装公司，结果是血本无归，还欠下一屁股债。

生活重担压得老丹疲于奔命，过度的物质要求带来无穷烦恼，理想之舟在冷峻的现实礁石上撞得粉碎。

老丹平时在广告公司上班，周末去餐馆打工。他的英语能力很强，仪表又体面，因而越过了打杂（饮食业学士）、BUSBOY（公车男孩——饮食业硕士）而直接担任 WAITER（侍者——饮食业博士），收入差强人意。

我俩相识于纽约，双方都好像是看到了另外一个、过去式或未来式的自己。那是一种很奇特的感觉。总之，我俩成为莫逆之交。

美国的阶层以金钱定位。金钱的流动性造成了阶层的流动性。

我俩苦战纽约，几年下来，总算是渔人进桃花源——渐入佳境了。

抵御纽约的腐蚀，同时又不得不与纽约妥协。这是两难命题。

不甘于平凡，时时处处争当赢家，这是老丹的病根。他有时因此丧失了从容的气质和宽厚的雅量，弄得精神上疲惫不堪。

女侍为我俩斟满冰水。她的指甲上涂着银亮蔻丹，在暗光下像妖精似的。她飞眼瞟着老丹。

年轻时候，我俩都喜欢夸示自身的性吸引力，就像赳赳武夫喜欢炫耀其削铁如泥的宝剑。我俩都迷恋映在镜子、玻璃窗和平静湖面中的自己，斤斤计较上街时的异性“回头率”，并且都常常引用《宋玉对楚王问》里的著名句子还击流言四起的舆论。

而今，这种犹如亮点一般引人注目的效应仅仅发生在老丹身上，没有人多看我一眼。